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 第三十六回 竊書失檢受奸殃

卻說海安、海雄二人，把禮物拾回，來見海瑞，備言其事，並說其得了二十兩銀子的賞封。海瑞道：「除了兩壇紹酒的價銀，餘者你二人拿去，買些衣物。」想海安、海雄二人自隨海公作吏不下十載，今日卻得了二十兩，這是他二人大造化之處。安、雄二人叩謝。海瑞道：「你可曾探得路逕否？」海安便將莊內的路逕，口說指畫，備說一番。海瑞聽了，心中記著。

過了兩天，就是七月十五日中元盛會。探得那劉東雄延僧仗眾，在荒地搭起一座高台，做功德，超幽施食。如此歹噁心腸，即做大乾億萬功德亦難補缺得。想必因陷害人口過多，故特設此盂蘭盆會，以冀萬一之懺悔矣。莊上張燈結綵，十分熱鬧。遠近的人，都到那裡去看。

當下海瑞得知這個消息，即便改了裝，扮作算命先生的模樣，由署後而出，隨著行人，來到莊上。只見燈燭輝煌，梵音咒韻。其中又設茶缸十餘個施茶，往往來來的不知多少人數。

正面就是八個僧人，在台上唸經開解。台左一所小廳樣，擺設著八張學士椅，俱係顧繡大紅緞椅。中間一張香幾，一張紫榆八仙桌子。那桌上東邊是插屏，西邊是天青色大花瓶，上供著幾枝玉簪花，當中一個寶鶴仙爐，內焚沉檀，香氣撲鼻，卻沒有人在此。海瑞暗想，必是劉東雄坐的。便故意走到椅子上坐著。少頃，只見三兩個高長大漢子來到。海瑞料是助紂為虐的莊丁，竟不出聲，只管坐著。那莊丁上前喝道：「你這人好沒分曉。既來看高興，若是渴了，東廊下有茶，又有板凳，那裡歇腳吃茶，豈不是甚便麼？竟在這裡則甚！看你的打扮，莫非是個算命的麼？」海瑞便立起身來，道：「我正是個算命的。」

內中一人道：「我幾年的運氣怎麼這般顛倒，先生，你且與我算一算命，看是如何。」海瑞道：「今年貴庚？」那人道：「丙申三月十一巳時。」海瑞故意推算良久，說道：「大叔莫怪在下直講。你這八字，雖然不少穿，不少吃，誰是賓強主弱，都要靠著他人的，卻不能自振家聲。行至巳巳、庚午這兩個字，還卻有些意思，亦是有限的財帛。壽享八旬，一子一女成家。」

那人聽了帶笑謝道：「先生真是再生鬼谷，是眼見的一般。」

眾人聽說，都要求他占算。海瑞一一贈之，左撞右盤，自然有幾分合著。直算到點燈時候，恰遇劉東雄出來，那莊丁們見了，急急走開。

東雄見了海瑞卻不認得，便問眾莊丁道：「這是什麼人？」

你們在此做什麼？」莊丁道：「他是算命的，偶來此觀看高興。」

遇了小的們叫他占算，果然靈驗非常，再沒一句話假的。所以大家都叫他推算，直至這個時候，不料撞了大爺。」海瑞聽他叫大爺，知是東雄，便急急上前作揖道：「小可不知，多有得罪大爺。」東雄笑道：「他們說你占算十分靈驗，你可與我推算一紙如何？」海瑞乘機道：「大爺提挈是最好的，只是天色黑了，小可還要進城，明日一早來罷。」東雄笑道：「這時候城門已閉了，你且先與我推算。這裡很有便鋪，你不必過慮。」海瑞謝道：「怎好打擾？」東雄道：「這時候諒亦餓矣，且請用晚膳再算罷。」因對莊丁道：「外面喧嘩，你們可引到紅渠閣去，那裡又清淨，就在那裡擺飯，不論你們哪一個相陪，用了飯我卻來呢。」海瑞又謝了。

那莊丁便引著海瑞來到閣中，只見那沼裡滿栽紅蓮，一片清香。進得閣來，明窗淨幾，放著文房四寶，瑤琴寶劍。原來是東雄常坐的所在。那莊丁搬了一桌酒菜到來，坐以相陪。海瑞恐怕醉了誤事，卻推不飲酒的，只是用飯。飯畢，莊丁收拾去了。

少頃，只見兩個絳紗燈籠照東雄而來，海瑞急忙起身迎接。

東雄帶著醉意坐下道：「先生不要拘禮，請坐。」海瑞坐下。東雄道：「在下生於戊申年正月初五子時，煩先生直言一算。」海瑞即將八字排開，推算一回說道：「此乃係雙蝴蝶之格，大富大貴之命也。」東雄笑道：「先生休獎，須要直言。」海瑞道：「天造於戊申年所生，戊乃中央之土，土能生金，故主大富；甲庚皆金，金旺生水，水旺生財，故斷得大富。若論『貴』字，得怪勿怪，一生得貴人提挈，至四十一歲必得異路功名，正途則無分也，得官不在三秩之下。若論子息，三枝送老，但妻室略要少些為妙。尊駕一生疏財仗義，雖然揮霍，每遇謀望，皆事事如願。貿易則利倍於本。此時正交子運，目下雖未用定，卻現有貴人扶持，祿馬暗動，官秩不日就有消息。壽可至九十。」

此是在下直言，幸勿見怪。」

東雄一邊聽，一邊點頭說道：「先生真是靈驗，所言皆合。」

不才仰承祖父所遺，頗稱饒富。若說『貴』字，在下雖不善讀書，然幸得大貴人與我交好，若論二三品的官秩，他不過吹噓之力，便可為得的。今歲正月間，曾有信息來知會我，約在明年，可以得官。今先生之言，恰如親見一般。尚有小兒及拙荊、小妾的八字，亦求先生一算。今夜辛苦了，且宿一宵，明起來再推罷。」海瑞道：「不妨的，夜靜人稀，心清氣靜，更得精神。」

請大爺寫下八字，明早來取。待小可逐一批評如何？」東雄便將兒子、妻妾八字寫下了，交與海瑞，又說了許多好話，方才作別道：「先生就在此相屈一宵。只因今夜功德圓滿，餞口超幽之時，在下要去參佛，不能相陪，先生休怪。」

海瑞道：「大爺請便。」東雄別去。

海瑞看見天氣尚早，才交二更，乃挑起燈來，把八字排畢。

少頃，只見一個丫環，十五六歲，捧著一壺香茗、一盤點心進來，放在桌上說道：「這是大娘送來與先生下茶的。先生為我們推算辛勞，大娘說煩先生留意直言，明日重謝呢！」說罷自去。海瑞想道：「如此婦人，卻這般有禮，可惜錯配匪人。」且把門來閉上，自思：「我今日之來，原為著要打探劉東雄的犯罪實跡，好去稟知上憲，如今卻坐在裡面，濟得甚事？」獨坐無聊，只見桌幾上堆著好些書札在內，海瑞即隨手撿一札來看。

事有湊巧，卻是嚴嵩從京來的，其書云：字付東雄老誼台先生閣下。啟者：前蒙惠我東珠百顆，光潔圓淨，實為罕希之珍。拜登之下，深銘五內。貴省巡按熊岳，乃僕門下生也，今將次到任，若是抵省之後，自當來拜候矣。但彼人地生疏，諸事之中還祈指示。前者所言關倫氏一案，該撫業已具題，以威逼斃命為定讞，僕駁飭之矣。至於捐銜一節，朝廷定例，捐二品封典以贈父母則有。如若捐自身職銜則不許，惟四品可矣。以僕付之：莫若來年到京，援例加捐郎中，此際復加捐即用，僕自當以刑、兵兩部掌印握篆為君謀之。旋以績最，隨奏擢侍郎，則不三年可出外任矣。如此籌度，不知有當尊意否？如可行之，則賜回示。俾是日報捐，預為根本，屆期庶毋庸又費周章也。專此佈達，並候近祺不備。

海瑞看畢，自思道：「這斷真是財可通神。他竟有本事勾通姦相。若不早除，他日養成氣候，得了官爵，則天下百姓無遺類矣！但關倫氏到底何人？又見上有『威逼斃命』字樣，此必這斷所犯之案。上司具題，卻彼賄賂嚴嵩，將案駁回，遂使冤無可伸了。怎的本縣卻不見有這案卷移交？這就奇了。將此書且收起，明日卻將為證，奏嵩殺府尊在此書矣。」

復又翻閱別札，都是各省官員與他來往致候之札，內中有兼敘案件者，有特托資緣者。閱至尾後一札，卻是本府的，內云：啟者：前云關倫氏一案，聞上憲業已具題。然先生能致意於嚴相，則必奏駁。但見證之張三姥，矢口不移，將來似難移轉。今該縣已將該氏押候，必欲令其改供。而張三姥再四不肯，似此殊礙結案。前日該令曾有密函來稟，欲在旬日內將該氏鳩卻，以免疑礙。但該氏一死，則案易於轉動矣。專此布覆，並候日安不備。

海瑞看了，才明白是停質出詳的，但不知關倫氏屬在哪一縣的百姓，料亦在濟南府屬，這是還可以查訪得的，亦將這書取了。不覺已是四更將盡，其時實覺困乏，乃就幾上睡了。

天明，莊丁持水進來，只見門尚未開，又見紗窗未閉，便從窗口而入。見海瑞隱几而臥，鼻息吁吁。近視案上書札，翻得亂了，莊丁便想道：「書札怎麼這般亂了？莫非這先生翻閱了麼？」遂走近案前，將書疊齊，只見兩封信書。莊丁自思道：「這兩封信書，未知是閒書札或事關緊要？卻不見了。必是他偷藏過了。」遂急急搖醒海瑞問道：「先生，你可曾翻閱這書札否？」海瑞道：「我在案上推算八字，直至五更方才睡了，卻有甚空時去翻閱你的書札？」莊丁道：「你休要瞞隱，那些書札都亂了！」便一把抓住往外就跑。正是：一札私書能致禍，總因失檢遭奸殃。

畢竟那莊丁抓住了海瑞往外就走，欲到何處，海瑞的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